

中共一大会址选定 源于一位女性的建议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这里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党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法租界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会人员共有13位党内人士,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



王会悟同志塑像。

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在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提到一大,我们尤其要提到的一大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王会悟,她是李达的夫人,一大会址,也是她几经遴选后确定的。王会悟一直为一大做后勤保障工作,第六次会议因变故紧急休会后,这位“中共一大奇女子”又献计改址嘉兴南湖,亲自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王会悟以其智慧和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领导等。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政党,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丁秀伟

往事

莫让“地老天荒”荒腔走板

“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中的这两句话,是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今日且以之来说歌词,想来也不为过。歌词可以当诗看,披乐则成为歌了。歌词创作的原则,一要押韵,二要听之易懂,三要有思想性。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中,多有插曲,它也往往起着锦上添花甚至画龙点睛的作用。但前提是,歌词中不能出现错误。

而偏偏有的就出现了错误,其中就有“地老天荒”。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歌《走四方》,是一支流传颇广的歌,你唱我唱大家唱:“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老天荒,岁月长又长……”

唱得得意,唱得痛快,唱得颇有情致。殊不知歌词中的“地老天荒”用错了。揣歌词的本义,是用不老不荒、岁月悠长来表明往时时间悠久之意,却不料错用了“地老天荒”。地老天荒,也作天荒地老,语出唐李贺《致酒行》“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其义是极言历时久远。它指的是以前,不是以后。而《走四方》的歌词中,却将其说成了以后,显然是南辕北辙了。

无独有偶。2009年春节其间,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天地传奇》,

插曲歌词中有云:“永相恋,深情牵,天荒地老不变。”2010年2月18日,某电视台播出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连续剧,唱词中就有一句“地老天荒还要与你并肩行。”电视剧《上门女婿》片尾曲《黄河边的故事》唱词有云:“搅着泥巴,和着花香,有一个小伙子闯进了芦苇荡。一把搂住了好姑娘,风儿它轻轻地唱,庄稼它悄悄地长,撒着种子,拌着汗水,一直缠到地老天荒。”其所用的地老天荒,还是取未来时日长久之意。显然亦是错用。

将“地老天荒”用得准确的有没有呢?当然大有人在。清代有某人《和高青丘(明代高启)《梅花诗》九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点额怀教入汉宫,冻云合处路难通。胧胧斜照月宜路,瓣瓣擎来雪又空。无梦不随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间竹外谁知己,地老天荒玉一丛。”诗中正是以“地老天荒”作了点睛之笔。

2009年5月12日晚,为纪念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央视播出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人民至上》,该纪录片拍得极为成功,只可惜主题歌曲《忘不了》中,将“天荒地老”也用错了。歌词中有云:

河流能忘了,涪江忘不了
高山能忘了,岷山忘不了
……

人民记忆,天荒地老
人民恩情,水长山高
据词作者高峰先生说:“我们不应该只记住苦难,也要记住苦难兴邦,我们不应该只记灾难带给我们的痛苦,更应该体会到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这也正是他们创作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意义。

诚哉斯言,但歌词中的“天荒地老”用得不对,细揣歌词,“人民记忆,天荒地老”,本义是要表达人民记忆天长地久的意思,但“地老天荒”却将人民记忆引向很久很久以前了,惜哉。

曹禹先生的名作《王昭君》第一幕中,其姑姑姜夫人(系汉官女官)教导王昭君要重视德(女德)言(用眼神说话)工(做活儿)容(修饰打扮,给皇帝看),以希望得到皇帝的喜爱,可王昭君入后宫已三年了,还未受到皇帝的召见。剧中有王昭君的几句台词:“姑姑啊,你的‘德言工容’说得巧,难道我必须在这等待,等到地老天荒?”说的自然是以后的事了,这与此成语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

地老天荒的错用,乃因对该成语的误解,错误理解而用之,自是荒腔走板的尴尬。

□杨乾坤 语林指瑕

唐盘丝座银芙蕖

陕西瑰宝



年代:唐代
出土地点: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
收藏单位: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盘丝座银芙蕖两件,形制工艺相同,钣金焊接成型。盘圆直径20.5厘米、通高37厘米,重535克。以银筋为茎、座,以银箔为花叶。主茎顶端有以莲蓬为蕊的芙蕖一朵,内外三层,共十六瓣。主茎中部分出三支茎,其一为莲蕾,其余为翻卷的莲叶,造型优美动人。芙蕖即莲花,是佛教的供具之一。 □张高举 徐敏杰

中华文明的延续离不开书籍。在古代,刊刻书籍离不开书工。刻书工在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是传承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因为刻书工在当时社会地位低微,技艺常常被轻视(一度被称为“雕虫小技”)。在文献上留下姓名的刻书工不多,记载他们生平事迹的文献更少,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刻书工题材的诗更是少之又少,弥足珍贵。

“**办笔如椽补龙袞**”的宋代蔡生
刻书工在历史上有不同称谓,如刊字工、铸字工等。宋代诗人方岳《秋崖集》卷十四有《题刊字蔡生》一诗,诗题中的“刊字蔡生”即姓蔡的刻书工。其诗如下:“六经四十三万字,古未行天所秘。鲁才得见易春秋,书到汉时犹默记。不知何年有尔曹,误我百世惟寸刀。日传万纸未渠已,宇宙迫容声嘈嘈。一第竟为吾子愿,办笔如椽补龙袞。生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

诗的前两联,主要说早期六经,是没有经过版印的(那时自然也没有刻书工),学者们教学《尚书》一度采用口授

动地记录了作者参与佛经刊刻的经历和感悟。

《**编百老和尚全录有感**》共有三首诗,前两首与刻书关联较大。其一:“遵选编刻不停,浑忘寒暑逼微形。截成一字分今古,写就千章冠丙丁。”在诗中,寒松操禅师将自己选文刻书、忙碌不停的情景生动地描述了出来。特别是“浑忘寒暑逼微形”,形象地展现了刻书人无论严寒酷暑,精心雕琢每一个微小汉字的工匠精神。在后两句中,作者刻书的投入、刻完每一个字的成就感溢于文字之间。其二:“深怀剞劂遇人稀,谁是同知慧命微。欲向锋前陈锦绣,先从纸上灿珠玑。”此诗首句中的“剞劂”是刻书用的刀

有时沾到了“翠黛”(眉毛)上,“柔荑”(柔嫩的手)不时捋顺一下“银钩”(饰物),这样的细节,抓住了女性刻书工工作时的特点。“以女工助文事亦佳话”,这是黄之隽在《詹言》中对这个故事的一句话总结,可谓简明扼要。



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用雕塑复原宋代书坊工作场景。

欲向锋前陈锦绣 先从纸上灿珠玑

——诗中的刻书工形象

默记的方式。诗的中间两联,记录了宋代版印书籍的盛况,以及刻书时的嘈杂场面。“不知何年有尔曹,误我百世惟寸刀”,指作者对刻书工和刻刀出现之晚的遗憾,间接接维了刻书工对文脉传承的重要性。诗的后两联,将诗人对蔡生的赞美推向高潮。“一第竟为吾子愿”这句,化用了“一第愿子”的典故(《新唐书·元结传》中的故事,元结参加进士科考试,礼部侍郎杨凌见其文曰:“一第愿子耳,有司得子是赖。”杨凌赞叹元结的文才,认为中进士对他来说也是辱没,将来官府要依赖元结)。后来人们多用“一第愿子”来称赞人才华出众。不过用它来称赞刻书工,可谓罕见。

“**一字功成一泪消**”的清代寒松操禅师
佛经是出版史上重要的出版物类型之一。曾参与清代佛经刊刻的寒松操禅师,是清初有名的诗僧。《明嘉兴大藏经》之《寒松操禅师语录》卷二十,收录有寒松操禅师的数百首诗歌,从文学角度来看,佳作颇多,其中《**编百老和尚全录有感**》《**嘱托(楞严经)主事**》较为生

具,“深怀剞劂遇人稀”写出了刻书人的寂寞。后两句道出了刻书的流程和刻书人的骄傲:即使是珠玑锦绣般的文字,也要先书写到纸上,再将纸上的文字贴印到雕版上,最后经由刻书工的刀锋来雕琢。

“**墨汁沾翠黛**”的清代马家妇
清代学者黄之隽在《詹言》卷十九,记载了诗人许鹤沙赠诗给松郡(今上海松江)一位女刻书工的故事。原文如下:吾松马家妇善刻字,尝梓许观察《鹤沙诗集》,许赠诗曰:“五月行吟寄溪西,漫劳红女为灾梨。诗逢鬻温能谅解,句出歌龔定品题。墨汁有时沾翠黛,银钩终日费柔荑。诸君可有香奁咏,消受闺中学印泥。”

刻书女工马家妇曾为许鹤沙(“许观察”中的“观察”为当时对官员的雅称)刊刻诗集,故而许赠诗与之。诗人自称诗歌刻印是“灾梨”(谦词,指刻印无用的书,灾及作书版的梨木),“鬻温”解诗,让人想到了白居易的诗歌“老奴能解”的故事。至于女工劳作时,墨汁

“**就日毫厘辨**”的清代佚名铸字工
清代学者金德瑛对版印书籍较为关注。他的《松门诗存》卷四,有《铸字工》《印纸工》两首并列的诗。

其《铸字工》诗云:“岂灾灾梨枣,丁丁响应廊。瓜分惟断简,瓦合自成章。就日毫厘辨,分阴剞劂忙。吴刚疑可匹,身亦桂宫旁。”《印纸工》则有“相看汁染衣”等句。诗人虽然没有交代刻书工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地等细节,但《铸字工》诗中展现出“剞劂”的忙碌,劳作的“丁丁”声,“就日毫厘辨”的匠心营造,分明就是那个时代刻书工群体日常工作的缩影。他们忙而不乱、用心专注的刻书生活以及高超的刻书技艺,让诗人觉得吴刚也会艳羡,“吴刚疑可匹,身亦桂宫旁”应是对刻书工最好的礼赞。

刻书工是诗中的稀客。无论是作为一种曾经的职业,还是作为个体的刻书人,都不应该被人们淡忘。

□王佳伟

钩沉

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

世界气象日

2021年3月23日



水 气候 天气



世界气象组织